
绿野仙踪

而击之，则权自我操矣！如无文炜这蠢才，不识玄机，刻刻以急救浙江聒噪人耳，诚恐他乱读奏起来，我辈反落他后。当日大人被他几句话，将一个军门轻轻丢去，即明验也。今请大人来一商。你我同在太师门下，自无不气味相投。弟将尊讳已开列在本内，未知大人肯俯从否？”宗宪道：“承大人不弃，深感厚爱；只是这朱文炜是小弟门生，请将本内正法二字改为严处如何？”文华大笑道：“胡大人真是长者。仕途中是一点忠厚用不得。只想他当年奏对师尚诏话，那时师生情面何在？”宗宪道：“宁教天下人负我罢了！”文华又大笑道：“大人书气过深，弟倒不好故违，坏你重师生而轻仇怨之意，就将‘正法’二字改为‘革职’罢，只是太便宜他了。”宗宪即忙起身叩谢。文华道：“机不可泄，大人务要谨密。”宗宪道：“谨遵台命。”又问本日期，文华道：“定于明早拜发。”宗宪告别。正是：

大难临头非偶然，此逢蟒妇彼逢奸。

贼臣妖物皆同类，毒害杀人总一般。

第五十五回 寄私书一纸通倭寇 冒军功数语杀张经

词曰：

贼兵不退愁偏重，打叠金银聊相送。倭寇依计钓奸雄，算把烟尘净。
冒功邀赏，又将同人掀弄。封疆大吏丧刀头，恨入阳台梦。

右调《阳台梦》

且说赵文华参本，系军前遣发，不过四五日即到了都中。严嵩同众阁臣看后，即行票拟^①送入内庭。明天子看罢，心中大是疑惑，随传阁臣到偏殿内，说道：“赵文华参奏朱文炜，不肯率河东人马接应张经，本内大有空漏。朱文炜非武职可比，不过在军中参赞军务，今绍兴失守，岂可专罪他一人？不但张经，即文华亦不能辞罪。况文华身为总帅，既要接应张经，彼时在王家营，就该遣一武职大员，统率现在人马，先赴浙江救应，何必等候河东人马处处到齐；又调集江南水师，羁延两月之久，方行遣发。这事，赵文华不得辞其责。且从五月起身，至今还在镇江停留，宁不耗费国帑^②？是本大有情弊。诸卿票拟，失

① 票拟(nǐ,音你)——明代内阁接到奏章后，用小票写所拟批答，再由皇帝用朱笔批出，名为票拟。

② 国帑(tǎng,音躺)——公款。

误军机立斩’等语,这是何意见?”众阁臣无一敢言者。严嵩奏道:“河南、山东、江南三省水陆人马,原非半月所能聚齐,赵文华在镇江停留,必是船只器械不备之故,着朱文炜领河东南人马先去接应张经,是为文炜素有谋略,借其指示军将,并非着他亲冒矢石杀贼。今文炜骄抗,致失绍兴,赵文华身为总帅,法令不行,将来何以驱众收功?依臣愚见,将文炜免其斩首,立行革斥,庶军内众文武各知惊惧。”明帝道:“朱文炜非无谋画者,着他在军中戴罪立功何如?”严嵩道:“圣上既以平寇大权付文华,而必容一梗令之人在左右,恐非文华尽忠报效之意也。”天子准奏,随下旨将朱文炜革职。

不几日,旨意到了。朱文炜闻知大喜,道:“但愿如此,真是圣上洪恩,从此身家性命可保全矣!此皆赵文华作成之力也。”随即脱去官服,到文华公馆告别,文华以抱病不见。又到胡宗宪寓所辞行,宗宪请会,脸上甚是没趣。叙及参本内话,将立斩二字着文华改为议处,圣上方肯从轻发落。文炜起身叩谢。宗宪道:“圣上明同日月,贤契不过暂屈骥足,不久定当起复大用。”文炜道:“门生本一介寒士,四五年内即隶身金都,自知宠荣过甚,今如此下肩,实属万幸!此刻拜别老师大人,就行起程了。”宗宪心上甚是作难,一定要留文炜在自己公馆住几天。文炜固辞,方肯依允。素日止送在厅廊下,这番倒送在大门外,拉着文炜的手儿低说道:“你倒去了,我将来不知怎么散场?”文炜见他一片真心,又念他是个腐儒,也低低说道:“老师宜急思退步。赵大人行为,非可共事之人。纵微幸一时,将来必为所累。”宗宪蹙着眉头道:“我也看得不好,只是行军之际,退一步便要算规避,奈何!奈何!”文炜道:“老师年已高大,过日推病,何患无辞?”宗宪连连点头道:“你说的极是!”文炜话别后回寓所,那些各营中将军,以及江南大小文武,听得说文炜革职,没一个不嗟叹抱屈,俱来看望,文炜概辞不见,本日即回河南去了。

文炜既去,赵文华益无忌惮,只等各营将马价银折齐,随把一路所得的金银古玩分为两大分,一分自己收存,又将那一大分分为两小分,一分送严嵩父子,一分送京中权要并严府同门下人。

又过了几日,浙江警报到来,倭寇已至杭州。文华此时方有些着急,令宗宪领人马从旱路起身,自己领水军由水路起身,都约在苏州聚会。文华一路见老少男女逃走赶食者,何止数万人。问属下官,方知是浙江百姓,心内也有点惊慌,道:“不意浙江一至于此!”便动了个归罪张经,为自己塞责的念头。兵至无锡,探子来报:“杭州省城为贼所破,杀害官民无数,仓库抢劫一空。巡抚

张经领败兵俱屯在平望驻扎,等候大兵。”苏州巡抚亦遣官告急,恐倭寇入境。赵文华听了这个信息,心上和有七八个吊桶一样,上下不定。欲要停兵不进,断断不可,欲要进兵,又怕敌不过倭寇。一路狐疑,到了苏州,各文武官都出城远接。文华问了番倭寇动静,将人马船只俱安插在城外,和宗宪一同入了城,回拜各官。他两人都不肯在城外安歇,惟恐倭寇冒冒失失的跑来,劫他们的营寨,倒了不得。晚间在公馆内与宗宪商量了半夜,将人马船只拨一半去乌镇守候倭寇,留一半,分水旱两路保护苏州。他又不和巡抚司道武职大员计议,恐怕失去了自己的身分,日日在城内与几个心腹家人相议。

议了几天,通无识见。不得已,又将胡宗宪请来计议。倒是宗宪想出个法子来,他打听的贼中谋主俱是中国人,内中谋主,一个是和宗宪是同乡,叫做汪直。宗宪意思要写字与他,许他归降,将来保他做大官。若肯同心杀贼,算他是平寇第一元勋,再不然,劝倭寇回国,也算他的大功。欲差人去试一试,只是无人可差。赵文华大喜道:“此话,大人在扬州时就该早说。天下事只怕没门路,倭寇之所欲者,不过子女金帛而已,地方非他所欲。我们只用多费几两银子,就买的他回去了,难道他乐得合我们舍命的杀么!只要他约会战期,着他们佯输诈败,成就了我们的大功就是了。倒是这银子数目和交战的地方,必须先定规,我们也好准备。”宗宪道:“假若不肯依允,该怎么?”文华道:“再想别法。”宗宪道:“他们劫州掠县,也不知得多少金帛!少了,他断断看不起;多了,那里去弄?”文华大笑道:“偌大的个苏州,诚恐弄不出几百万银子来么?大人快回去写字,别的事都交在我身上办理。”宗宪回去了。文华与众家人公议去投书字的人,众家人都不肯去。文华悬起两万银子重赏。众家人你我相挤,挤出两个人来:一个叫丁全,一个叫吴自兴。文华授以主见。

午后,宗宪亲送字来。内中与汪直叙乡亲大义,并安慰陈东、麻叶、徐海三人,若肯里应外合共谋杀贼,便将杀贼之策详细写明。功成之日,定保奏四人为第一元勋,爵以大官。若不愿回中国,只用劝日本主帅约会战地,须佯输诈败,退回海隅。要银若干,与差去人定归数目,我这边驾船解送,亦须约定地方交割,彼此不得失信。如必执意不允,刻下现有二十万控弦之士,皆系与浙江男妇报仇雪恨之人,等语。文华看了看,也不过是这样一个写法。随即将丁全、吴自兴又详细嘱咐了许多语,与了令箭一枝,驾船起身。

到了平望,被巡抚的军士盘诘,他两人以探听倭寇军情回覆。军士们见有兵部尚书令箭印信,只得叫他过去。到了塘西,便被倭寇巡风人拿住。他两个

说是寻汪直说话，巡风倭寇将他二人送至汪直处。汪直亦久有归中国之心，看了胡宗宪书字，吩咐打发他二人酒饭。又问了备细，到晚间将陈东、麻叶、徐海请来，把书字叫三人看。三人见到书上面俱有印信，知非假书。三人看后，问汪直道：“你的意思要怎么？”汪直久知三人无归国之心，说道：“我的主意，我们既归日本，便是日本人。里应外合的事不做，向他多要几两银子，暂且退归，过一二年后再来如何？月前张经前后还杀我们五千多人，刻下赵文华、胡宗宪统领三省人马二十余万，只怕取胜不易。”

四个人彼此议论了一番，商酌停当，拿了书字同到日本主帅夷目妙美公所，又将副头目辛五郎请来，着他两个看书字。他两个一字认不得。汪直说了原故，夷目妙美那有个不依允的理，随即叫了来人丁全、吴自兴来，与他定归银两数目。争论了半晌，讲定四十万，就在本月十八日，交付于塘西地方，此处可差人收取。只看船上有彩凤旗，便是银船。交战的日子定在本月二十五日，钱塘江会战。夷目妙美拿起他国的一枝令箭来折为两段，着人递与丁全，仍着人护送两人过塘西。丁全、吴自兴叩谢了，拿上那折断的令箭，同差人过了塘西。沿路虽有张经巡兵盘问，他二人仗有文华令箭，直到苏州，见了赵文华，细说汪直等语，并夷目妙美诸人问答的话，居了天字号的大功。

文华看那折断的令箭，两半截合在一处，不过有一尺多长，上面也有些字画，却一个也识不的。文华知事已做妥，心中甚喜，将两人大加奖誉。又将宗宪请来告知原委。宗宪听了喜道：“若果如此，似无遁辞^①；只是这四十万银子，十天内从何处凑办？”文华笑道：“大人不必心忧，我自有地道措处。”宗宪辞去。

文华将巡抚、司道、首府、首县等官，俱着人请来。没多时，诸官俱到。文华道：“现今倭寇已破杭州，苏州在所必取，弟奉命统水陆军兵数万，实为保守苏州而来。刻下诸军正在用命之时，必须大加犒赏，方能鼓励众心。又不便动支国帑。弟意欲烦众位向本城绅衿士庶，以及各行生意铺户人等，暂借银六十万两，平寇之日，定行奏闻清还。这也是替圣上权变一时之意，不知院台大人和众位先生肯与圣上分忧，向本城士民一说否？”先是巡抚吴鹏道：“大人此举，真是护国佑民之至意。苏州素系富庶之乡，这六十万银子，看来措办还不

① 遁(dùn, 音盾)辞——因理屈词穷而故意避开正题的话。

难。”随向司道等官道：“诸位老大人以为何如？”司道见巡抚如此说，一齐应道：“此事极易办。然亲民之官，莫过于知府知县，必须他们用点力方好。”知府知县见司道如此说，各起身禀道：“苏州土庶人等，若肯急公，休说六十万，便是一百万亦可凑出，但恐绅衿恃势，富户梗法，没有不遵分派者，还求钦差大人与各位宪台大人与卑职等作主，卑职等亦好按户上捐。”巡抚笑道：“此事有赵大人作主，就是圣上知道也无妨，只要府县认真办理。”文华道：“正是，正是！也不拘定六十万，越多越好。”府县各回禀道：“这件事都交给在卑职们身上，大人放心。”文华听了大悦，指着府县官向巡抚吴鹏道：“我一入江南境界，就闻苏州首府首县，俱是才能出众之员。今遇国家大事，你看他们何等肝胆，何等识见！将来平寇之日，院台大人若行保举，务将他们列名。”吴鹏道：“还求大人特奏。”文华笑道：“这何须说！”知府知县如飞的向文华叩谢，又向巡抚司道叩谢，知县等又向知府叩谢，然后告别起身。文华向府县道：“军情至重，还求众位年兄在五日内交送本部院行寓方妥。”府县一齐禀道：“定在三日内完结。”文华连连举手道：“伫望！伫望！”

众官都辞了出来。首县又同到首府衙门，大家会商了一遍，分了城内城外地方，各回私署，令房书按户打算，某家某人某业若干，硬派捐银若干两，某绅士某商民捐银若干两。做了几句为国犒军，保障人民地方的文字，自巡抚至知县，俱有名帖，挨门逐户的授送。所派银两定限在第二日午时交齐。有不肯捐输，或以半交送者，无论绅衿士庶铺户，或拿本人，或拿家属，百般追呼，必至交了银子方才了手。虽欲欠一两五钱者也不能，比钱粮更紧二三十倍。其中书役借端私收，或仗地方官势余外索诈。倭寇还在杭州，苏州倒早被劫掠，弄的城里城外，人人怨恨，户户悲啼，投河跳井、刎颈自缢者，不下二三十万人。赶办至第二日午时，即起结了八十余万两，还不肯罢休。司道们私相计议，怕将地方激变，各轮流着亲去府县衙门查点数目，已足多出二十余万两，立令停止。那府县书役人等，城中不敢催讨，皆散走各乡催诈。直至第三日早，司道率同府县到巡抚前商议，与赵文华交六十五万，下余十五万余两，存作公项，也是防备赵文华再行多要之意。

文华除与倭寇外，还净落了二十五万两，快活到绝顶。赏了丁全、吴自兴各一万两。又计算日期，预派山东随营参将一员，监押十只船，带兵去塘西交割银两。密囑成事之后，保举他做副将。若他属下兵丁敢泄露一字者，立即斩首。又每船都有家人一名看守。丁全、吴自兴是交割之人。船上都插了五彩

凤旗外又加大旗一面，写“巡哨”二字，饰人眼目；一边行文浙抚张经，使他知道差参将某人巡哨，免其心疑；又言明定于某日兵至平湖，一同征进。张经见了文书，立即点验人马船只，好同钦差征讨。

赵文华银船到塘西，早有倭寇接应，收查银数。次日丁全等俱回，详言交割银两并无异辞，定于二十五日，钱塘江一战归海。文华深喜。

至二十日，水陆大军起行，张经亲来迎候。二十三日，兵至塘西。探子报说：“夷目妙美于昨晚将城内外抢夺的子女金帛，尽行打发远去。今日辰刻时分率众都入钱塘江中停泊。城内一贼俱无。不知是何意见？”文华听了，心中暗喜，急催军前进。张经道：“倭贼空城而去，必有诡谋；大人还要缓行，再差人打听动静。”宗宪亦以为然。文华道：“兵以气胜，一犹豫间，军气堕矣！此等见解，非二公所能知也。”水陆军到杭州，果然城内并无一贼。问百姓，都说贼船尽停泊在钱塘江内。文华传令，水军尽停城外，命张经总理；自己带兵入城，以防不虞。

住宿了一夜，次日五鼓，发令箭晓谕各船将士，天一明，俱着聚齐在候潮、草桥、螺丝三门，随他杀战。他恐怕张经多事，万一追杀倭寇过急，弄的失了和气，认真战起来，还了得！于是将张经、胡宗宪俱着和他在一只大船上。他手执令旗，命中军船上起鼓。须臾，各船鼓声如雷，众水军在江中约走有四五里水面，远见贼船俱雁翅般排列。文华将号旗一指，各船俱杀上前去。忽听得倭寇船中一声大喊，各将船头掉转，如飞的向海口去了。众军将见倭寇退去，各放鸟铳大炮追赶。约赶有二里水面，文华便叫鸣金。少刻，金声乱响，各船军将把船拨回，听候将令。张经道：“贼一矢不发，便行退去，必系诱敌，大人收兵极是。”赵文华忽然变色道：“你尚以倭寇为诱敌耶！此皆托天子洪福，诸将箭无虚发，方能成此大功。鸣金收军，正是穷寇无追之意。你看江水亦赤，还要杀贼到什么地位？”张经忍不住大笑起来。文华见张经大笑，不由的耳红面赤，也大了。于是大声传令，着各船奏乐，齐鸣凯歌回城。

回到城中，文华直至巡抚衙门。让胡宗宪同坐大堂，宗宪再三不肯正坐。文华一人正坐了，并未让张经一句。张经此时也自知得罪下他，让宗宪在左，自己在右坐了。文华满面笑容，用许多大功大捷的话奖誉诸将，诸将皆出意料之外。吩咐水师仍在城外，陆路军将分一半入城值宿。也不言及被害百姓如何赈恤，残破府县如何整顿，各海口如何防守，以免后患。约宗宪入后堂饮食，巡抚张经倒得另寻地方。文华连夜修本报捷，并参巡抚张经。上写道：

兵部尚书臣赵文华一本。为报功罪事：臣于六月十四日抵镇江，调集水师，至八月初旬，船只器械尚未完备。彼时倭贼夷目妙美正率众攻击杭州，臣随星夜行文，知会巡抚张经，励其固守五日，臣定率众解围。又虑张经懦弱性成，恐误国事，水陆各先遣兵二万，在杭州十五里外屯札，遥为声势。不意张经于初八日夜，领众弃城出北关门，至平望地界，致令倭寇尽劫仓库，屠戮官民，伤心惨目，莫可名状。警闻传至，臣与贼誓不两立矣，于是日晚进兵，十九日午抵塘西。探知倭贼闻大兵至，已尽数移入钱塘江内，列阵以待我兵。臣即率诸将先入江口，飭令胡宗宪为后援，张经亦押船继进。遥望贼船蜂屯蚁聚，战舰何止数千余只。斯时臣率前军鸣鼓，直搏贼众，炮尽而继之以鸟铳，鸟铳尽而继之以弓矢，弓矢尽而兵刃相接。臣船被贼围数匝①，刀中臣盔立破。幸宗宪兵至，各拚命相持。历午未申酉四时，贼始大败，江水尽赤。是役也，斩倭寇三万七千有奇，夺海船五百余只。此皆仰赖圣上洪福，诸军将血战之效也。臣念穷寇勿追之戒，追逐至海口始还。凯旋后查问张经，伊于未战之前，已先归城内，借言以巡逻未尽倭寇为辞。似此丧师误国之流，断难片刻姑容！浙省被陷郡县，无一非张经委靡退缩所致。伏祈宸纲独断，将张经速正典刑，为大臣不用命者戒。至招抚老幼，赈济灾黎，已属宗宪办理。臣又分水陆遣将，于倭贼存留地界搜拿。其诸海口，臣自妥行布置，无庸圣虑。所有得功将士，俟各路收功后，再行录呈。臣文华无任欢欣舞蹈之至。谨奏。

捷闻到京，严嵩甚是畅快，以为荐举得人。天子览奏大悦，加文华太子太保，颁赐玉带蟒衣，荫一子为锦衣千户。胡宗宪加升兵部侍郎，即署浙江巡抚。诸将俟平寇后，交部叙功。知浙省库帑空虚，令巡抚于藩司库内拨银三万两，赏战胜士卒。又下旨将张经于杭州城内正法。

旨意一到，文华率众谢恩，将张经拿赴法场。张经沿街大叫道：“我张经未署巡抚之日，前巡抚王■已失陷数郡，这时兵微将寡，日盼赵文华救应。赵文华在苏扬二州，大索金帛，拥三省人马，不来救应。我与倭寇前后大战两次，

匝(z①,音匝)——围绕一圈。

杀贼五千余人，虽杭州失陷，实系我力不能支，非张经怕死之过也。我近日才知，赵文华着苏州地方官，向本城绅衿士庶捐犒赏军银八十余万两，遣家人与倭寇夷目妙美暗中交通，以查访贼情为名，拨战船十只，送银六十万两，买得倭寇退归海岛。随征兵将，一矢未折，一贼未伤，假冒军功。今日反参奏杀我，我死后必为厉鬼报仇！众位若不信我话，苏州与浙江相隔能有多远，到这苏州问这八十万银子，绅衿士庶并铺户商人，是那一家没有出过，那一家不是受害之人！”从绑拿后即吆喝此话，一直到法场。皆因他是本地巡抚，又被赵文华参的冤枉，因此由他缓缓行走，在街道上任意吆喝。军丁百姓，这日看者何止数万人，无不痛惜！看《明史》并张经本传，所载极详。闻其死，有“天下冤之”一语。六十万两银子买倭寇话，无不家传户议，只两三天，江南通省皆知。

苏州人被赵文华同各衙门书办差役刮去了一百一十多万银子，如今听知是买退倭寇，又假冒军功，屈杀了张经。这匿名帖子，从江南起直帖到赵文华寓处，词曲对联都有，有做的极精工的，还有骂的极痛快的。赵文华见了，又羞又气，深悔当时不该参张经，又怕风声传到京师，心中添了无数的愁虑。殊不知此等音信最快，只十数天，早传到都中。言官闻之，皆惧怕严嵩，无一敢参奏其事者。当赵文华参张经本意到了朝中，明帝大怒，彼时给事中李用敬、御史阎望云各上本保奏张经，将二人俱革职，廷杖六十。正是：

奸臣伎俩惟营私，卖国欺君无不为。

可惜张经刀下死，教人千古叹明时。

第五十六回 结婚姻郎舅图奸党 损兵将主仆被贼欺

词曰：

鸾笙宝瑟声声奏，且歇目前愁。冤仇报复，时候自有，姑记心头。

贼臣败走，曳兵弃甲，鼠伏扬州。修书严府，营求活计，无任含羞。

右调《人月圆》

话说赵文华虚冒军功，杀了巡抚张经，声名越发不堪。过了几天，沿海被陷府县，俱各禀报倭寇尽归海洋，百姓渐次复业。文华甚是得意，以为这四十万银子用到地方上，将诸路军马调回。又上了一本，某营某将如何杀贼，某营某兵如何用力。虽是他自己张大其功，倒便宜了许多将士，升的升，赏的赏，兵部里为他倒忙了好几日。严嵩又在明帝前极口赞扬赵文华文武全才，算得国家柱石之臣。明帝又颁赐了许多珍物，赏文华功劳。撤回河南、山东、江南三

省人马。

这时明帝喜尚青词,日日着近御大臣并翰林院进献,又着人于名山采药,重用方士,一任严嵩作恶。内中恼坏了个林润,他切欲报父之仇,日夜痛恨。只是因严嵩势力甚大,一个新进翰林院,敢做甚么?自从朱文炜起身,三日后他便打发姜氏同上下男妇还乡。自己又差了林岱署中跟他来的个极老练家人,送姜氏到虞城县,就近去河阳送家书,问自己婚姻话。姜氏起身,林岱差人与林润寄到盘费银一千两,着在京寻房居住,又与朱文炜书字并许多礼物。书字中言及林润的婚姻,烦文炜与他择配,不拘官职大小,只要清正之人。林润见文炜已去,就将此事搁起。

过了两月后,见赵文华将朱文炜参倒,把一个林润几乎气死,便动结亲仕宦,做自己的帮手,好参严嵩父子,为父报仇的念头。从此留心试看,见上科状元邹应龙,新升福建道监察御史,为人颇有刚直,同在翰林院内两三月,从未见他奔走权门。又访得他有个妹子年已二十一岁,尚未许人,旋托同寅道达。谁想到应龙与林润是一个意思,也要借他妹子寻一个肝胆丈夫,做他参严嵩父子帮手。今见林润托人与他妹子执柯,他心里笑道:“一个十八九岁的娃子,徽幸得了个榜眼,量他有什么胆气,做惊天动地的事业!”因向那作合的人辞道:“舍妹多病,不能主中馈,请林榜眼另选名门盛族罢。”林润知他不允,心上甚是气恼。不想邹应龙还有母亲在堂,家人们将林润求亲的话,向王老夫人如此长短,都一一说了。王夫人听知,甚是愿意。应龙又请原作合人一同相烦林润本房会试老师张起凤作合,始将婚姻议定,本月择吉成亲。过门之后,林润见新妇雅润多姿,性复聪明,心中甚喜。九朝后即同到王夫人前拜见,与邹应龙叙郎舅亲情,彼此甚相投合。

过了几月,林润将他父亲董传策如何被严嵩谋害,自己在清风镇得连城璧如何解救说明。邹应龙听罢,拍案大叫道:“不意你就是董公之嫡子,真谓忠良有后矣!只可惜冷于冰这样一个空前绝后以理兼术的人,无缘会面,殊恨寡缘。”林润又说起为父报仇,参劾严嵩父子的话。应龙道:“我身列谏垣,目睹豺狼当道,与权奸存势不两立之心久矣!只是皇上于他父子宠眷方深,必须候时窥隙,方可动作。若激于一试,昔日椒山杨老先生与尊公老伯大人皆前鉴也。止知杀身成仁,不能除国家大害。你既有心,我们大家留神,再候一二年看是如何?”两人既是至亲,自此更是至亲中知己,旦夕互相打听,记录严嵩父子过恶。

一日，两人闲话间，长班报说：“户部主事海老爷今早下狱，只怕性命有些难保！”应龙惊问道：“却是为何？”长班道：“海老爷本稿，小的抄得在此。”应龙接来与林润同看。上写道：

户部主事臣海瑞一本。为敬陈忠悃，仰祈睿悟事：圣上即位初年，敬一箴心，冠履分辨，天下欣然。望治未几，而妄念牵之，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理朝政，法纪弛矣！数行捐纳，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嫌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兼复日宠严嵩父子，任其专权纳贿，毒国害民，致令吏贪官横，人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圣上诚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工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词表贺。建宫筑室，则匠作竭力经营，购觅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圣上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圣上言者，諛之甚也。自古圣贤垂训，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圣上师事陶仲文，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圣上何独求之！诚一旦翻然悟悔，日御正朝，标诸贤臣，讲求天下利病，速拿严嵩父子并其党羽赵文华等，急付典刑，洗数十年之积误，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天下何忧不治！此在圣上一振作间而已。臣海瑞无任冒死待命之至！谨奏。

按海瑞本传，明帝读谏本讫，极愤怒，有“毋令逃去”之语。一内官奏言：“闻瑞于两日前，各棺十数口，为全家死地计，决非逃走计也。”帝气沮，急令系狱，缘此病甚。诸王大臣候安宫门，诏入，出瑞本示之，帝曰：“古今詈^①辱君上，有如此人者乎？”诸臣请即正法，帝不语。后新君即位，始释。

再说应龙同林润看罢，向长班道：“我知道了。你可再去打听海老爷下落禀我。”长班出去。应龙向林润道：“此公胆气，可谓古今无双。只是语语干犯君上，而做君上者情何以堪。若论人品，真是好男子，烈丈夫！”说罢，又拍膝长叹道：“可惜此公下这般身分，却无济于事，而奸党亦不能除。”林润道：“我意欲舍命保奏他，大哥以为何如？”应龙道：“你自料可以救得下他么？若保奏不准，将你与海公同罪，又当如何？”林润道：“亦惟与海公同死而已，后世自有

① 詈(lì,音例)——骂。

公论。”应龙道：“此等识见，只可谓之愚忠。当日尊公老伯也只如此，究竟算不得与国家除奸斩恶、计出万全的勾当。当今元恶，无有出严嵩父子右者，我们做事，总要把他放倒为第一。你看搏牛之虻，不破虬虱，盖志在大不在小也。嗣后你要看我行事，好歹有等着老贼的日子。”自此，林润安心静候。

再说赵文华，一生功名富贵都是从谄事严嵩父子起去，因此将这屈膝拜跪作日夕寻常事，到要紧时，连磕头亦所不惜。自假冒军功回京后，做了宫保、尚书，与严嵩只差一阶，自己觉得位尊了，待严嵩父子渐不如初。辞色间虽还照常承顺，却带出些勉强情况。严嵩看在眼里，便恼在心里。

一日，文华造了一种百花酒进与明帝，面奏此酒益寿延年。明帝还未深信，文华便奏说：“臣师严嵩之寿，皆此酒力。”后过了几天，明帝问及，严嵩久已恼他，又深恨不先达知，独自敢进酒取宠，随奏道：“臣闲常也些须吃几杯南酒，却不知百花酒为何物，也不知赵文华从何处得来，诚恐里面热药过多，有伤圣体。”明帝听了，以文华为欺诳，立刻将酒发还。

文华打听出是严嵩作弄，连忙到严嵩家斡旋。严嵩象骂家奴的一般大加耻辱，立誓不和文华往来。文华百般跪恳，严嵩总不喜悦。又寻着世蕃跪恳，求替他作合。世蕃道：“你当年放个屁，也要请教我们；自做了宫保、尚书，眼内便看不起我们来，忘了我家的恩典。既做了百花酒，不先送我们一尝，敢独自进上。我也不会与人作合，将来走着看罢！”说罢，一直入内院去了。文华怕极，日夜登门，严嵩父子通不见面，文华竟是没法。

过半月后，便是严嵩寿日。诸王有差人与他送礼的，公侯世族、九卿科道自不消说。这日，文华亲自带了各色珍品古玩，也去祝寿。严嵩对着合朝文武，着家人们立将文华推出，不准他在酒席上坐。文华也顾不得自己是个宫保、尚书，便直掇掇跪在院外。诸官皆讲情不下，亏得吏部尚书徐阶、户部尚书李本，两人皆系明帝宠信大臣，严嵩方准了情面，才许文华入席。京师哄传以为奇谈。

过了寿日，依旧不准文华入门。文华昼夜虑祸不测，大用金帛，买通内外上下。严嵩妻欧阳氏，将文华藏在卧房内，晚间和严嵩闲谈，欧阳氏将文华叫出，跪在地下痛哭流涕，自己呼名咒骂，愧悔乞怜，无所不至。严嵩见他屡次自屈，方喜欢了，遂为父子如初。从文华进酒起，凡严嵩父子叱出辱逐，祝寿被逐，对众文武跪院，欧阳氏容留卧室讨情，事事皆入赵文华本传。读者必以小说未免形容过甚，要知小说不过文理粗俗，作者于文华有何仇恨也。

时光易过，瞬息已到次年秋间。江南总督陆凤仪奏称：“倭贼由镇海、宁波等处，分道入寇。”明帝问道：“倭寇昨年既已退去，如何今岁又来？”怎么江南总督陆凤仪倒奏报，胡宗宪现做浙江巡抚，倭贼分道入寇，他竟一言不题，这是何说？”严嵩奏道：“倭贼性情与犬羊无异，忽去忽来，原无厌足，必须杀尽，方绝后患。前赵文华、胡宗宪血战成功，止将倭贼赶入海内，未曾入海追逐。祈圣上再命文华、宗宪征讨，臣管保大奏奇功。”明帝怒说：“此番若再经理不善，朕只和你说话。”随下旨，着赵文华再调集河南、山东、江南人马星夜进兵。

文华领了这道旨意，心下甚是着慌，连忙到严府计议。严嵩道：“圣上着实大怒，若不是我巧为回护，你与宗宪皆大有可虞。这次不比前次，你须处处收敛，银钱古玩，断断要不得了。可速调河东人马起身，一边行文浙江督抚，预备水师战船，限二十日完备，仍于镇江聚齐。再与宗宪一字，着他将事务交与两司，也来镇江等候。你两个商酌办理，只用将倭寇再诱归海内，各添重兵严守海口，他们无门可入，岂不是你永远大功。”文华东道：“倭贼所爱的是金银。去年从江南弄了几两银子，倒送了他一大半。恩父方才吩咐不许要银钱，那些倭寇岂肯空手回去！看来，此番非六十万不可。若说与倭寇认真相杀，万一不能胜敌，圣上见罪不便。”严嵩道：“你也虑的是。昨日圣上辞色不象平日，连我也怪了一两句儿。我如今有个权变之法，你自己打凑二十万，我帮你十万，着你大兄弟世蕃向我们相好的人出个知单，以军营犒赏为名，大家帮你。我的脸面，量他们不敢不依，少了，他们也不敢拿出来，也不愁三十万两。只要你用钱用的妥当，不可着贼骗了。”文华东道：“京官还可三五天内措办，外省官恐非一月不能。”严嵩道：“外官我量道路远近，即与他们写字去，着他各差人星夜到你公馆交割。也不用再来辞我，可在河间府等候，我着罗龙文与你送银子去。”

文华叩谢回家，私自带了三十万，也顾不得向各官告辞，从兵部发了四道火牌，限日行五百里，调河东人马，二十日内齐到镇江；一边又行文浙江文武，预备军兵战船。自己率领家丁在河间府等候。过了几天，都中各官凡严嵩门下，通有帮助，连严嵩的共送来二十余万两。文华一路遄行，只二十五六天便到了镇江。胡宗宪早在城内等候。文华问他倭寇的情形，宗宪说了一番，言声势比前更大。文华惧怕之至。查江南水师共有八万，河东两省人马三万，惟浙江一卒一官未到，只有告急文书申说原故。总督陆凤仪在江宁，日夜拨兵堵御各处海口并州县要紧地方，也无暇与文华相会。过几天，外省各官也将银两陆

续赍送，亦不下二十来万两。远处还有未到者。浙江告急文书，每一天不下四五角。文华因外官银两还有许多地方未送来，意欲再候几天。苏州告急文书又到，言浙江府县失陷者甚多，杭州又被攻破，倭寇前军已入苏州界内，势甚猖獗，催文华速来救应，有刻不可缓之语。文华看了，只是心跳。因奉严旨，那里还敢象昨岁模样，只得点验人马船只，忙乱了三天，率领水陆人马起行。

走至常州地界，探子报说：“苏州已被倭寇攻破，军民及文武各官，被害甚多。仓库钱粮，通为贼有。”赵文华听了，呆了半晌，也别无御敌之策。又着胡宗宪与汪直写了书字，仍差丁全、吴自兴前去商议。又复回到镇江，听候好音，那里还敢到常州驻扎。常州通府人民，见文华将大兵退回，城里城外男女老少，分四下远避，文武官禁止不住，也寻了赵文华来，将库银俱运至镇江城内。

过了几天，丁全、吴自兴回来，言夷目妙美定要五十万两，与了折断令箭一枝，仍照昨年行事。约在本月二十七日，在扬子江中一战，诈败佯输，尽归海岛。止许带一两千水师，带多了，恐中国人失信，或认真厮杀，或奋力穷追，那时失了和气，虽与一千万银子，也不肯住手了。银子约在五日内与他送过常州地界，他自有人接应。送银子的船还着插五彩凤旗，他们此时还在苏州停泊。”文华问了回苏州光景，又问了倭贼兵势，大料着没有甚么虚假，心中甚喜，笑说道：“我岂是失信之人！”

到了第五日，着丁全等仍照上年行事，交割清楚。夷目妙美赏了众人酒饭，然后才打发回来。文华又细细问了一番，始将怀抱放宽。至二十六日，探子来报：“倭寇船只俱停泊在江中，离此不过四五十里。”文华暗喜。

次日五鼓下令，自带水军二万先行。他也恐怕倭贼有变，着胡宗宪带水军三万在后跟随，前后两军止许相隔十里水面，以备不虞。文华走有二十里江面，猛听得江声大震。须臾，望见倭船桅杆，便与麻林相似，也不鸣锣击鼓，各趁风使船飞奔前来。文华望见形势与前次大不相同，早已明白了十分，心上跳的有一丈高，两腿苏软起来，口里说了声：“快放箭！”不知不觉就倒在了船内。几个家丁一边扶掖，一边鸣起金，喝令水军快快回船。此时官军见各处贼船渐近，都一齐施放炮弹。两下正在争胜间，猛见中军船上那杆大帅字旗，飘飘荡荡往回退走，更剪气百倍，炮弹急同骤雨。各船军将知主帅已去，谁还肯舍命迎敌，都将船头拨转，如飞的乱奔。倭寇大众如泰山一般压来，官军着伤沉水者不可数计。胡宗宪听得前面喊声渐近，知是两军对敌，早吓的神魂无主，浑身寒战起来。

少刻,见官军乱败,他晓的什么催军救应,口中只说“快回!快回!”本湖水军听了,如逢了大赦一般,急忙掉船回走。孰意败军船只,反将胡宗宪各船乱碰,后面倭寇刀枪齐至。喊杀如雷,官军死亡者甚多。文华败至镇江,也顾不得上岸入城,率领水军尽赴扬州。跑入城中,将各门紧闭,防备倭寇寻来。镇江岸上屯扎人马,见官军败回不顾而去,各营将士谁肯与倭贼拚命。也有入镇江城内,也有向扬州来的。

倭寇追至镇江,也不赶杀文华,一声大炮,招动旗号,各奋勇登岸,攻打镇江。河东、山东人马,陆续皆奔至扬州,还有二万四五千人马,俱入镇江城内。

赵文华察点军兵,阵亡并逃散者有四千余人。听得说河东、山东人马俱到城外,心上又放宽些。随传令河东人马尽数入城,江南水军仍出城外停泊。再不时着探子远听镇江下落,倭寇若有来扬州之意,火速传报。又吩咐水军:“倭贼若来,可各弃船入城,保守城池,卫护本部院要紧。”河东人马在城中日夜酗酒赌钱、奸淫贼盗,无所不为,合城士庶无不恨怨。胡宗宪原本木偶,赵文华又漫无约束,即或有人首告兵丁不法等事,文华恐冷落士之心,反将首告人立行责处,因此益无忌惮。止知道后悔他五十万银子用在空处,急急写了密书,差人连夜驰送,求严嵩替他设法。正是:

鼠辈有何知,欺人人亦欺。

丧师长江日,无计慰愁思。

第五十七回 议参疏一朝膺^①宠命 举贤臣两镇各勤王

词曰:

激浊扬清后,恩波自九天。离合升降有奇缘,相会在军前。

二竖辱国日,英雄奋志年。无分晓夜赴江南,指顾靖风烟。

右调《巫山一段云》

话说赵文华兵败镇江,在扬州闭门自守,写书字求严嵩与他设法。江南总督陆凤仪本不敢将文华败兵事奏闻,怕得罪严嵩。只因失了苏州并各处郡县,现今倭贼围困镇江,日日分兵在各县抢劫,去江宁省城不远。赵胡二人,老钻在扬州,水陆军兵还有十一万人马。凤仪遣官行文二三次,求他留一半兵守扬州,发一半兵来江宁,一则保守省城,二则分救各州县;再不然,统领水陆人马

① 膺(yīng,音英)——承受、担当。

救镇江之急,内外夹攻,未尝不是胜算。谁想他文书也不回,差官也不见,一个兵也不分与。陆凤仪怕祸连及己,不得已将赵文华兵败启奏。此时文华书字早到严府,严嵩看了,着急之至,与世蕃相商,意欲保举河南军门曹邦辅替回赵文华,好卸这重担子。世蕃又怕邦辅不徇情面,将文华在江南诸款参奏,倒是大不方便,着别人去,又恐怕不能胜任。父子正在作难之际,陆凤仪的本章也到了内阁,严嵩越着急,惟恐送入内庭,圣怒不测,将陆凤仪的本暗行扣起。

此等兵败事,传闻最速,不知怎么都中纷纷扬扬,乱讲起来。林润听知,与邹应龙相商,要借此事下手严嵩。应龙道:“这事真假未定,岂可因人传言,便冒昧举行。”林润道:“我今日去吏部尚书徐老爷处探听探听,或者那里有确见,也未可知。”原来这尚书徐阶,是林润会试的大座师,为人极有才智,也是个善会钻营的人,明帝甚是喜欢他。他心里想做个宰相,只是怕严嵩忌才。林润是他最爱的门生,听见他来,就请相会。林润请安叙礼毕,坐在下面。徐阶道:“数天也不见你来走走,我正要着人约你去。圣上留意青词,近日嫌阁臣做的无佳句,你们是翰林衙门,设或圣上考试起来,定须早早练习才是。我日前拟了几个题目,你可拿去做做我看。”随吩咐家人取至。

林润看了,打了一躬道:“承老师大人出题,门生照题做完呈览。”又道:“日前圣上遣兵部赵文华督师平寇,未知近日收功否?”徐阶笑道:“贼势已成,赵大人恐无济于事。然系严中堂保荐,即不收功,亦无可虑。”林润道:“门生闻的许多传言,说赵大人有阵前失机的话,想来也未必真。”徐阶道:“这话是何人告诉你的?”林润道:“刻下街谈巷议,已遍传都中。因老师大人日在内庭,定知其详,故敢读问。”徐阶道:“你是我的门生,非外人可比,就与你说说也不妨。昨与华盖殿大学士张璧闲谈,他说江南总督陆凤仪五日前有一本,说苏州、常州及各县俱为倭寇残破,镇江府现今被攻。赵胡二人领败兵退守扬州。陆凤仪请旨发兵救援。严中堂将此本带回家去,迄今四日,尚未奏闻。这是张中堂与我的私话,你少年人须要紧密。”林润道:“如此说,这赵文华兵败是实了。严嵩将此本章隐匿不奏,老师大人何不即行参劾?”徐阶将林润上下看了一眼,说道:“你平日人极聪慧,怎今日如此说?你可知近日海瑞下狱么?你可知当年杨继盛、沈炼、郑晓么?”林润道:“门生尽知。”徐阶道:“以上四公,我都不敢学,你敢学他四人么?”林润道:“门生虽年少愚蠢,说到胆气二字颇有。赵文华系严嵩力保之人,今赵文华兵败,门生就敢参奏他。”徐阶冷笑道:“我且问你若要参他们些甚么款件?”林润道:“门生参严嵩权倾中外,藐法

串奸 赵文华丧师辱国 ,假冒军功 ,屈杀张经等语。”徐阶道：“你是才动这念头 ,还是决意要做？”林润道：“门生存心久矣！今既有隙可乘 ,这可是决意要做的。”徐阶听了 ,复将林润上下看了两眼道：“我倒看不出你！”又道：“赵文华兵败 ,实而又实 ,你这本几时入奏？”林润道：“今晚起稿 ,明早定行进呈。”徐阶站起来道：“难为你少年有这志气！”说罢 ,拉林润并坐。林润道：“门生怎敢与老师并坐！”徐阶道：“你只管坐下 ,我有话说。”林润只得斜着身子坐在徐阶肩下。

徐阶道：“你今志愿既决 ,听我说与你做法。严嵩圣眷未衰 ,前人多少志节之士 ,都弄他不倒 ,你一个少年新进 ,如何弄的倒他！你只可参奏赵文华一人 ,须如此如此 ,方能有济于事 ,是你参文华而严嵩已在参中矣。”说罢 ,拍手大笑道：“你以为如何？”林润起谢道：“承老师大人指教 ,门生顿开茅塞。只是一件 ,若圣上问及本内赵文华在江南不法等事 ,门生亦难以‘风闻’二字回奏 ,必须有个指证方妥。”徐阶笑道：“这有何难？圣上所重者 ,在近日兵败失陷苏常地方。今兵败属实 ,纵所参赵文华句句皆虚 ,圣上亦必以为实矣。你明白了？”林润又道：“圣上若再问起 ,江南总督既有本入都 ,怎么朕倒未见 ,你从何处知道？”徐阶道：“你到那时 ,就说是我和你说的 ,我临期自有回奏。”林润道：“老师肯这样作成 ,真是天地父母。此一举荣辱祸福 ,听命于天可也！门生语已禀明 ,就此告别。”徐阶道：“你且住着 ,我还有话说。上本不拘定明日后日 ,可将本稿先拿来我看看 ,再上不迟。”林润道：“今晚起更后呈阅 ,明早还求老师设法代门生送入 ,不由通政司、内阁两处方好。”徐阶道：“我与你亲送宫门 ,自无泄漏之患。但还有一说 ,假若圣上准了你的本章 ,将胡赵二人革除 ,若问你平寇何人可用 ,你也须预备个回答。”林润想了想道：“门生有了！”徐阶道：“你快说 ,我斟酌可否。”林润道：“已革金都御史朱文炜、门生叔父林岱二人何如？”徐阶连连点头道：“好 ,好！你参倒赵文华 ,我就保举他二人立功。”

说罢 ,林润辞回 ,急急的到邹应龙家 ,将前后徐阶问答的话 ,与应龙说知。应龙瞑目凝神想了一会 ,大笑道：“此本一奏 ,赵文华休矣！只怕严嵩也有些不方便。”林润道：“不知大哥有何明见？”应龙道：“文华兵败 ,全在陆凤仪本有无。此本你原未见过 ,今徐大人既肯慨然承应是他和你说的 ,你纵参虚 ,也是因他一言而起 ,你还怕什么！就是徐大人敢于担当 ,也是要往中堂张大人身上安放 ,话是从张中堂说起的 ,纵虚了 ,徐大人也不落不是。然徐阶是大有权术人 ,在圣驾前必有妙作用 ,只照他所嘱说的话做起本来 ,十分中便有八九分稳